

真西山文集

卷四十一之四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詔以

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傳聞多

見曰文正真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詔從之其

孤屋以前尚書郎三山陳公孔碩之狀來謁銘德秀

從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己正君端朝之本末實

具知之顧常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

溯其學問之源流與夫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



言足以蔽之蓋公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谿胡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蘊公幼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為學矣晦菴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為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砥他從游之士為最久而所造為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啓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

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故德秀以惟正之一言足以概公之平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邪謚公廿六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之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銘為哉屋曰古者有誄有銘銘不可以誄廢也君其弗詞廼即陳公之狀剝取其要而書之公諱燭字晦伯蓋漢之胄出於諱烝者遭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為建陽后山人十世至銀青府君以系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簿再調饒州錄事叅軍於郡政禔

贊最力同僚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毫髮  
無所得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惶駭失措公攝  
其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為長者調連城令邑居  
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給與凡  
例所嘗取者歲為錢幾千緡樽節他費尤多繇是得  
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歛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  
而教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為翕然知鄉改宣教即知  
福州閩縣事清靖平易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  
耗忽有寓公素饗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  
其安民得安秦帥守諸臺照章論薦秩滿至節時

朝多君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一首  
陸擢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  
以歸 上新受內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病  
寒熱一旦解散即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不自覺  
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指  
韓侂胄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難服除主管都大坑  
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學宮練軍實發戶舟船  
有禁為亟除之且罷兩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對  
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  
從和議可無虞乎願益恐懼修省以強國本開言路

以廣忠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虜詐時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是偽學侂冑誅自強逐逐以公提舉廣東常關事既至首覈諸郡儲備之實復白于 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緩急監司積弊久連亭戶緡錢十萬漕司五萬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所負十五萬者奏 請廣南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以輸者雖外縣官奉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自為裨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轉販所經許州郡沒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

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苟有私意形于朝廷則 朝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以古聖人所懼而不敢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之勢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 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願 陛下主以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

采天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  
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皆歸  
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不精白亦明時所不  
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飢  
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峒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  
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兵  
官之非其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千一路  
耳目不蔽姦宄具知必能潛消隱伏剪除萌芽不至  
上煩 霄旰除吏部郎中時 詔中外各陳錢幣利  
害特 命公與劉彌正詳擇其當以 聞既其然五

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為終非久計獨上言救天下極  
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廷冗費願委信臣特加裁  
削為外廷倡外廷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為天下  
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後詔天下監  
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添俸給賓客饋遺  
之屬委漕臣裁損椿管專為收椿之用行之三年必  
有成效後因登對又取淳熙故事以進其略謂孝宗  
於楮幣流通之時常出內帑金銀收之為今日計亦  
不過漸收之而已若歲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  
朝廷以楮幣日輕為憂獻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

持論獨如以識者以為不可易轉對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知 聖躬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乎鄉臣兩對 清光 陛下臨朝淵嘿法天無言今蒙收召復望 清光而淵嘿無言猶昔 陛下臨朝不與群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耶臣願開張 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 聖學進而治道隆矣既又言 廟堂之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有乏才之歎其患在於取人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願 詔大臣體蕩蕩平平

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之弊則野無遺賢而庶績熙矣向除提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巡按靡倦歲荐惟才是予至所舉效雖權要弗避也有殺人而匿貴勢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 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久不決公登其故乃本司吏首受賂俾緩其事公立黥之夏出慮囚往來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聞者歎曰真監司矣枕嚴水尖 朝廷獨闕桐廬稅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 息卹公力言之且乞量蠲

夏賦又論平江和糴之擾常州諸縣科買馬草之弊  
勾蠲除之召為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  
已為先毋顧意程試汲汲利祿進對言治道原於士  
風士風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  
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六經大法與其徒誦而  
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  
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  
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 藝祖皇帝于干戈甫  
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累聖相承以為先  
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

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  
門大學中庸為準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  
謂道學者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謙已指道為  
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  
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望其既仕之後職  
養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 明詔慶元以來名以  
偽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  
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舍法兼取行藝  
今但攷其藝而略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  
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

賢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 請頒下而  
學為諸生齋規與舊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之方  
學規正其不修之罪從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  
議施行而執政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  
太學諸生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初  
公在廣東嘗寓書舍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王再相  
日語呂即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勉強再來蓋事有未  
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賢令二公先以書  
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  
賢今文公往矣然其所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

先志言於 上取其所著大學中庸論孟之說以備  
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蓋公在山陰時聞  
其說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錄於曹監  
俾學者誦習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充  
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言淮東地博而腴有陂澤水  
泉之利而荒蕪者多其民習於戰鬥而安集者少誠  
委州縣招誘散亡立頃畝之限而授之田濬溝洫以  
儲水因可防戎馬驅突之患給田器貸種糧為室廬  
使相保聚什伍而教之此管仲內政宇文泰府兵遺  
法也又條李泌復府兵張全義在河南事上之進國

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數月兼權兵部侍郎改刑部  
進對言 陛下臨朝淵嘿無言必謂大臣進呈不待  
咨度群臣獻言當經中書然講讀之際則又不同當  
款接以求多聞問辯以求當理今 經筵所見無異  
臨朝講讀進退姑備故事雖 聖性自得默而識之  
然臣願益廣 聖心少加咨訪孝宗每對群臣多所  
訪問講讀之臣多得 聖語間因內宿賜以面對此  
陛下家法也權刑部侍郎兼祭酒時 朝廷用人多  
以才選公言臯陶九德乃知人之法而不及才蓋才  
即德也魯史克所謂八才即臯陶所謂德者後世雖

德而言才以才取人故名奉法者或至於殘民善理  
才者不免於聚斂能治獄者不免於深文古今治少  
亂多皆用才之弊也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相濟  
同者隨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否  
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患失則其言事必無  
犯顏逆耳之忠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操願 詔大  
臣獎忠謹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宗社幸甚時  
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故公

言及之十月雷公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  
言虜運已衰我之邊鄙宜過慮者三盜賊乘間姦雄  
崛起外夷猖獗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既選沿邊  
守臣佐之者亦不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臣  
如兵馬都監之屬宜許守臣登其不足使者易之帥  
臣制司寄任尤重參佐謀議或非其材亦許辟改庶  
謀慮有人足支緩急又乞申儆諸帥各舉將才帥守  
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既又取歐陽修輝中之法  
上之又言中原雲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  
來附皆不容亡備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

安蓋沿邊之民習不畏虜少少結約皆足自固臣昨  
接伴虜使至盱眙見龜山二三百家獨不經兵火問  
其父老自言長於劫寨虜兵畏之因思彼財二三百  
家協力已足自固况衆於龜山又有官兵為之援乎  
願下邊郡條其事宜以聞又取歐陽修論西北虜  
事以敵曰契丹為元昊所敗人皆以二虜擊兵為善  
修獨憂其為將來之患蓋為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  
有事則將帥自出變驕心為憤志化惰卒為精兵則  
二虜交兵乃虜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夷虜相攻戰爭  
方始拿兵不解強者為雄隣有強國非我憂乎華亂

未定盜賊將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  
突而南而淮單弱何以待之中原遺民流徙而南拒  
之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藩籬選諸將擇  
元帥今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舉始公以文弊為  
請 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士物議  
稱允集英策士公援淳熙故事請令後省或館學取  
進士所陳切於利害者類聚以聞俾人知 陛下不  
以空言取士時虜酋以弑殞韓師乘之燕城彼圍久  
我之使人留境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  
言高宗當夷虜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虜敗盟欲增

築邊城竟牽和素而止今虜運既衰信使不通七八  
十年來僅得此機會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城者  
當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以時修築  
又言臣所謂未城之郡肝貽是也或曰肝貽不必城  
有急以天長六合為固審驪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  
頗有城然可以禦盜而不可禦敵謂宜增築且創置  
樓櫓大略如楚州然後守備可固既又取姚襄歸晉  
侯景附梁事以進其略謂金虜危亡爭立或以款塞  
為名或遣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既分各集  
索幣亦當思所以答或邊塵有警將執可用財孰可

取城孰可守守孰可固凡此皆當豫圖毋謂虜方多  
事我得以自安也未幾虜果移文對境邀我正旦生  
辰使者公言東晉至陳三百年間雖經略區區僅全  
吳楚然未嘗求和於北皆足自立今地兼吳蜀當虜  
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日竭民膏血以奉垂亾之虜  
固不可彼方據吾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移屯以  
壯邊勢且責帥守預為之防使疆場有備彼欲以虛  
言恐喝不可得也時中原旱饑遺民歸附日衆邊臣  
處置失宜公言紹興間偽豫遣兵犯漣水韓世忠迎  
擊殪之得脫者什一二高宗諭之曰淮北之民皆吾

赤子可令埋瘞御史周秘請還虜俘復諭曰朕痛念  
西北人民進為主帥所戮退為劉麟所殘不幸至此  
所獲餘虜當給錢米遣之高宗兼愛南北之民如此  
烏乎仁哉則彼之餓荒流離而無告者固宜一視而  
同仁也願詔邊臣以祖述羊祜陸遜為法使仁聲仁  
聞播於華夷民心既歸恢復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  
進言河北方張之虜山東崛起之盜乘女真衰微各  
謀吞併我若復通女真輸之歲幣既失大國之體你  
啓取侮之端彼二寇將曰女真將亡我猶事以幣帛  
設若先以嫚書因而求釁邀我金幣何以待之况河

朔創殘河南飢饉彼知淮甸豐稔江淝殷富垂涎妄  
動其將若何為今之計必得聲實兼全使莫敢侮予  
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于淮上移兵屯於要地是  
也所謂聲者罷通賀女真之使是也或謂遣使予幣  
可使為吾扞禦此乃迎合之論彼方奔竄不暇何扞  
禦之足言或謂使華不遣恐啓兵端此亦未之思耳  
彼其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尚敢為我敵乎使吾固守  
之計不足以扞殘虜異時方張之敵崛起之盜何以  
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使亦可諉以道路未  
通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答之况我已嘗遣使而彼

不受又嘗遣使而彼不來是以有辭矣遷延年歲我  
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  
伐二寇之謀尋又上疏其略以為今虜首奔竄河北  
山東盜賊縱橫韃人夏人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  
原雲擾姦雄乘之必若符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  
狼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逆亮之時皆可深慮願深  
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舒勉強之說與大臣圖之  
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移屯兵於要害  
之地近聞使虜而歸者亦獻此策臣敢復詳言之蓋  
今擇守繕城募兵選將雖皆備邊良畫然窮邊之守

責其持久全賴應援置制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為邊  
城之援也議者必曰兩淮重鎮各有帥臣復建一司  
責任不專臣謂合肥雖淮西重鎮然地在極邊可以  
自守而不能援他郡維揚雖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  
可蔽南徐而不能援邊陲無援而責以死守此巡遠  
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可復建  
臣謂金陵所以制沿江兩淮所以制沿淮責各有歸  
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地歷陽居中內蔽采石外接  
淮堧若顯建一司惟此地為宜使兼轉輓則兩漕可  
省併領和州則民兵可一置營寨立倉儲徙沿江諸

軍三萬人以隸之無事則按閱如都統之法有事則  
調發以援邊城之急兩淮利害一切使之商榷廢置  
朝廷委任而責成之可無北顧憂矣時江上諸將多  
以微文細過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公  
取曾鞏政論言 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其說曰待  
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取以廉耻責以廉耻武吏  
取以材能責以材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為先  
武吏任將帥以醲賞得人為先我 藝祖任將之道  
可以為法將帥在邊欲其間諜精明士卒用命非財  
不可顧可使之嗇於財乎臣願一以太祖為法四月

早有所詔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陛下更化之初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鯁  
論未嘗施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  
蝕冬雷皆可畏之變也今農事方殷旱既太甚天變  
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因通臣之請降詔求言臣  
不知陛下誠意在於聞闕失而正厥事抑用人言  
以應故事乎若徇人言應故事則天固不可欺也不  
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  
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于義理而止臣願陛下與  
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攬中外書疏付之治官

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怒解  
矣已而不雨至于八月公言禮記年不順成天子素  
服素車食無樂又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謂宜下  
詔罷今年端慶節錫宴示災憂民之意且以為謝  
絕虜使之名事雖不行時論是之權工部尚書兼太  
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初公既與官僚即因免祭酒  
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孟書以獻曰此講  
學之要也苟明乎此則他可迎刃而解矣公於講說  
不為文采至其切於修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復  
關陳之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宮中事也而外

虛無不知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聖人修德不  
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宮廷燕私之間舉動不  
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無隱不彰  
載之信史者雖床第之言無不書也故中庸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  
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  
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故孔子曰棖也慾  
焉得剛蓋剛能進德慾能喪德二者相為消長而况  
富有四海聲色貨利易動其心便辟側媚求中其慾  
一屈於慾則私意橫生理為慾奪又焉得剛所貴於

自強不息者蓋有一息間斷則物慾乘隙而投之雖  
有志氣不能自為主宰安能法天之健乎講孟子養  
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醇酢庶事經緯萬方  
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  
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為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  
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  
則欲為主寡欲則心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非可  
絕也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  
於安佚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

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仁宗講  
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  
身易以慾害身之情之中其難制者忿慾為甚人能  
於忿怒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  
物矣人能於嗜欲動時靜而止之思言身之可畏則  
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人之情慾皆出於陰陽而損  
之在人正是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經篇則又進說曰  
詩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修齊正家之效也召  
南夫人之德諸侯修齊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  
后妃化之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修故夫人

化之而能循法度推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而天下  
平下逮國風之變在衛則綠衣燕燕之詩作凱風谷  
風之刺興至于墻茨桑中之醜則其亂也未嘗不起  
於閨門在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  
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大姬  
其衰也以豔妻讀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  
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  
以為法戒矣公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  
輒懇切再三及是數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

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儲德者顧可量也哉公既  
遷宮庶不復與講東宮特請于上俾公乃兼講公  
以年過七十屢請謝不獲自是章凡二十上而拜不  
允之詔七至引趙抃留歐陽修等事以諭公比疾又  
懇祈卒不獲命公雖疾猶黽勉輔導不怠故疾間復  
作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贈  
如式公為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  
長得明師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  
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為主其接物夷

易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  
平氣和語簡而當聽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  
惡亦無深疾每病學者空談無實嘗為天台學四先  
生祠記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  
趨其名以為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辜人也  
蓋其平生所素戒在此故時方歆慕道學公歆然無  
所喜及以偽學而禁公亦泰然無所懼居家儉約雖  
已貴如初仕每曰先人家法不敢過也仲氏炳擢戊  
戌第與公接武登朝叔季子姪相繼收儒科或聯  
貢于鄉建人語家學之盛必曰劉氏云公調內外屬

人之貧終始不少倦幼而孤者男則教之學女則擇  
所歸歲飢輒發粟平價以濟鄉里其接引後進所以  
勸諭開譬者備至當官取予一介不妄安於羨命未  
嘗輕求人知為政以風化為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  
陽日泉使憫遺骸不捨諫欲葬之水火公言人死魂  
升魄降形氣各反其初西方法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  
亦酷矣每夜欽衽默坐虛心省愆常曰不於定靜時  
體嘗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却孝徐先生帖教  
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于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  
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書之而行夜之所思也

事君以不欺為忠至為一侍從知無不言言無不書

薦賢舉善不進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

奏議史葉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

若干卷雲莊外藁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

明之女奉議宗思之妹先公八年卒贈碩人子屋今

為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三人陳擇庵樞

宜中其婿也孫男一人欽宣義郎監福州嶺口監倉

孫女一人適太學生江淵先六年卒曾孫男一人尚

幼其孤以十年十月庚戌葬公於邵武軍邵武縣仁

澤鄉桂林之原銘曰

聖學失傳

天啓濂洛

有開斯人

如寐之覺

吾道之南

世有宗工

集厥大成

則惟文公

公生同時

而又同里

少登師門

以迄其齒

孰疑弗剖

孰蔽弗祛

書誦夜思

歲充月餘

發而施之

或言或事

惟正是繇

毋或有二

曰此文公

實以教予

厥臨孔威

其忍畔諸

遂登禁途

遂傳儲極

惟一其心

以輔以翼

直辭婉賦

杜漸防微

思公之忠

可為涕洟

蠢茲孽酋

逃犇如鼠

狙于虛憍

猶索我賂

衆謂可與

公曰不然

願輟金繒

移以實邊

新狄鴟張

羣雄蜂起

擾擾中原

如鼎斯沸

衆謂無虞

公獨深憂

願飭邊臣

固圍是謀

必重制垣

必徙兵戍

必絕虜交

聲實迺副

公沒幾時

羽檄四馳

疇昔之言

亶猶著龜

天子念公

嘉名是錫

其義維何

曰正曰直

文公之門

今存者誰

不負所學

如公其幾

瞻彼桂林

有苑其麓

我銘匪誣

千載可復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有

詔前參知政事李公某復中大夫提

舉洞霄宮公頓首上書祈寢

恩命某月某日

詔

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不忍使

之終棄蓋以裕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又曰處群小

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

有密制元惡之謀况其端返於虜廷嘗欲挽回於

世雖固所當復而邊事豈

斯言

在朕聽道奮投龜之決迄成

功稽其忠勤

厥有本末是又發公之心迹以示人也公讀

詔感

泣不復敢辭蓋嘉泰開禧間韓侂胄久顯國三邊守

將日以虜廷多故聞道諛者因怵侂胄治兵圖恢復

侂胄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久廢而思

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守言北境飢民流徙在

唐鄧穎蔡壽毫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以聞

上命

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時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獨

謂間者使人之歸雖言虜亂形已見而法制猶行國

中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韃交兵疆壯者既悉驅以  
北安知非故捐老弱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困根本  
不受則使中原遺黎有讎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  
因其來收卹之其名豈不甚美顧吾之力有限而彼  
之來無窮門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  
受實惠為今計獨有遣重師簡良將增屯廬楚間屹  
如巨防列據要害使兵威震疊敵人望而畏之設流  
徙果有來歸則諭之曰吾非忘爾民者柰兩國和好  
何或坐集而來不可遏則諭之曰大兵不知將疑汝  
為寇而加僂焉吾不能汝救彼亦豈不知避仍擻其

境守者告以民饑當卹邊事專員靜之意理直詞順虜  
必媿服未幾以公為賀金國生辰使時虜方移文告  
三省樞密院問沿邊增戍等事公白侂冑謂慶曆中  
契丹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為問當時答之之語雖  
務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我增  
兵淮甸蓋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故且彼已  
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刷馬紛然並舉  
在我豈容無備今答之之辭宜曰增戍之事本朝豈  
有他心大國自謂過計今欲撤去夫豈其難弟頃元  
帥行省悉命收還尅日同時彼以俱罷庶幾兩無疑

阻用固歡盟至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萬全要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謀襲漣水不克公以書白侂冑請誅之以儆未者次楚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啓邊釁且絕江以來具見防秋鹵莽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單乏尤甚今輕啓敵疑萬一棄吾之虛猝然豕突何以應之將度淮又以告朝廷不得已如公言虜遣其臣喬宇逆公並轡行道中宇言和議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所重惜甚

朝勿聽間諜之言自今各崇信義

六乎性

無虜遣其臣李著館公著謂其主即位以來重行仁政未嘗妄僂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屯戍納叛亡為問公曰日者兩境姦民互為出沒本朝皇帝以邊臣之失職也既絀降之又頒黃榜以約赦之且僂生事之人于境上北朝視此可以渙然無疑矣彼姦人撰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諛間之媒疑心一生姦邪將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與虜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虜君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云公

之來歸虜疑頓釋召其臣之宣撫河南者還而罷發  
刷兵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侂冑意銳甚鄧友龍輩  
日從史不休公深憂之見上具言臣踐虜廷見其  
民心日益渙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意雖  
犁庭掃穴事亦非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鈔  
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洩彼遂生心非虜無可圖之譽  
乃吾未得制虜之術也臣謂今日進取之機當重發  
而必成毋輕出而苟沮漢高祖燒絕棧道人謂無復  
東意一旦席捲三秦遂開帝秦越懷會稽之耻三欲  
出師范蠡以為未可洎時既至蠡以為請卒擒勁吳

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焦勞憤懣以感  
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審固  
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毋急  
近功輕撓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彘逝電發  
掃清河洛退見侂冑亦慷慨言之會虜使來賀正旦  
朝見失儀喜事者固以激怒朝廷而陳景俊使北  
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荆淮宣諭之使出公勸叅政錢  
公象祖力遏其議錢公得罪貶公以邊事將作請令  
近臣條畫利害詔如其謂公請先發制人雖貴神  
速兵應者勝亦在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

而我先發可以成功今虜在在宿師人人建盃開河  
除道治舟精糧王師一日首塗彼豈不知動息設或  
堅壁清野據險設伏以佚待勞此 聖慮所宜深軫  
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悉而深以腹心為憂終欲待  
其先發然後應仇胄意不悅幾逐公四川刑淮各置  
宣撫使而出兵矣公顧力不能過則 請追賤秦檜  
以作士心王師所至犇潰公薦丘公密可付重寄遂  
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專意守備以疆弩扼清  
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將審間謀遠斥候以防賊之  
虞至運而淮金帛助 蘇金陵意舟師闊廣以護江

面田琳軍雖潰然冒矢石拔重圍戰甚苦宜撫慰之  
郭倬李汝翼總將田俊邁昇虜人宜置詔獄鞫其  
罪事多施行一日仇胄留公屏左右曰蘇師旦負  
恩蒙敵將逐之公以謂如何公慮其意未決也則極  
言師旦怯勢招權其門如市曠公負謗天下敢怒而  
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當其罰且斬蛇弗殊  
事愈可憂仇胄問何以處之公曰非竄竊不足以謝  
國人弭謗論仇胄喜以草表屬公明日師且敗且沒  
入其家賈海內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繼光燦守  
守備閱戰艦罷糧夫諭散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

國錄韓世忠楊存中破敵事戒屬諸將回海道之師  
使駐料角以精兵數千人循江上下用備不虞時  
兵新創大敵且奄至上下惶駭莫知所為公晨夕  
慮所以區畫者有方上遂命公與政郭倬具獄來  
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黃德和特以不救劉平  
石元孫又誣平降賊至坐腰斬倬汝翼之辜浮於德  
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法虜既犯淮公請發椿楛  
錢有餘萬遣使犒師以作其氣謀報虜增挾田俊邁  
在宿州公請遣俊邁子允脩赴宣司為異時通信  
張本及薦丘公宜督視軍馬皆從之君無何虜遣韓

元靚來立公以書來告謂虜勢尚強在我且當遵養  
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歸將  
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此既而立  
公以書幣自通于虜帥虜帥復書專以首謀指侂冑  
而廬和六合皆告捷侂冑遂不復以和為意公憂且  
憤因記張忠獻公符離師潰後有論和事疏及與虜  
帥書命吏錄之示侂冑且曰張公平生以討賊復讎  
為已任洎隆興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  
固難執一惟公以魏公之心為心庶干戈早戢南北  
再安公既親草虜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侂冑復中

變政命知院張巖督視而召立公以歸言者復論立致書議和為辱 國語併及公蓋立之進實公所荐方韓元靚來立以書白仇胄謂和議可成然與虜往來文書當暫去平章衙庶免虜必聽仇胄大怒謂其搖撼 朝廷立之迹既危而公亦數來去時蜀被攻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吳曦不成公自請出任西事仇胄既許之又迫衆言而止未幾吳曦以蜀叛公謂惟和議壘成則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揮付安丙等使圖之居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西路兼宣撫副使下 詔慰安全蜀救興州軍民與興元金

州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吳璘廟以其忠勞特存其後命從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寬恤蜀民事工大夫不幸註誤者釋其罪其取從偽命而去者許還故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好義嘗來攸公屢言之喜遂除節度使曦之叛也割階成和鳳遺虜曦誅而四郡未復 朝廷以為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勦者曦與虜通故為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用命四郡不患不復未幾如公言公乞顯降 德音慰安勞來而亟選守令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薦楊子謨等十三人皆一時選張巖求罷甚力公復引

丘公任江淮事不從而以殿帥趙淳制置兩淮令諸將皆稟節度公言淳與田畢故苛夷今使受節制必不服又不從先是曦既誅具得通虜本末歲月在交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痾切讀者感憤然侂冑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骹曲調護迄不暇天下大勢浸以岌岌公忠憤填膺思為國家剪除禍本會今丞相史魯公密奉宸斷往來締議公深贊其決遂訖天討公既兼行二府事方建白正儲闡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滌除秕政疏

淪治原而言者以傳會誑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惜之然惟惺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知者及卒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迹昭然暴白而天下至今稱為名臣公字季章省之丹稜人曾祖夙贈太子太保妣郭氏濟陽郡夫人祖中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東萊郡夫人考壽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明殿學士大師益國公謚文簡妣楊氏益國夫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永康以填江縣竹估錢最重力請于諸司以闡

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于廷除將  
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薦命召試館職  
對策凡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及權倖後官  
皆深議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喪去服除召赴  
闕抵建康奉壽皇諱驛上皇帝書曰天下不幸  
陛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有愆群臣辯爭甚切  
臣獨謂睿明豈不知此所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  
亂之也昔英宗亦以疾事太皇小有不至諫官奏  
疏東朝謂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英  
宗清明既復母子之愛懽然如初今天降割于我家

聖心未及改為而壽皇奄忽不待側聞聞凶之初尚  
以疑疾不及視歛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  
位乃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  
之至恩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一疑字壞之惟因  
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敬如此則雖不  
正於始猶可正於終彛倫尚存未至全泯再除正字  
時上已御極公對謂壽皇在殯太上以疾未能執喪  
陛下樞前即位素幄御朝寔伐聖父行禮惟厥初觀  
聽所屬宜以追慕為先引見群臣及發號施令詞氣  
之間皆當寓國家艱危不得已為宗廟社稷勉

庸付託深致慘戚之意而內廷燕處起居膳服之節  
悉從貶降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  
守之至艱後世碎玉或汰然以位為樂此昏明治亂  
之所由以分也 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德  
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徒善口耳而心未必治或  
能戒慎而心必怠荒故可象之儀止見於當守之嚴  
而輕佻之度或發於宮壺之邃此山意之未誠無正  
固之德故也臣願稽古問學必明於道德之歸克  
治心必根於惻隱之實坐朝入宮無莊莊之異自  
國循先王之直使表裏兼修於無懈之時

月幾始功熟形於運用隨高自應侍講朱公意  
以內批出守公言 陛下始初臨御召熹勸講聞者  
無不興起蓋以熹海內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慕  
聖質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行  
之事強人主而熹自入朝温恭守道愛 君憂國造  
次弗忘間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禮今在朝  
甫四旬得望 清光密輸忠款未數數也而 命忽  
中發不由中書何 陛下始者召之之勤而今者去  
之之亟也 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持命令必由三  
省墨敕專行乃是衰亂之事 陛下始初清明豈得

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對謂 陛下起潛即履事極  
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之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  
上與子之志素定於清秉竊聞先有宸翰降付中書  
其語有云歷事歲久亦欲退閑太皇因之亟決大計  
觀此則內禪本末蓋出於壽康而成於慈福臣伏見  
高宗皇帝宣示上皇親書八字內有便可即真等語  
宰臣李綱奏曰此乃 陛下受命道君宜藏之宗廟  
以示萬世臣愚以為太上向愆和豫不得與於哭泣  
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致 陛下即位適當洶洶  
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不知太上之實有

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寶本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舛  
有失事實殆非所以宣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  
當時神筆具存謂粗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  
示萬世從之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閩  
州以旱請于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飢民始制司置  
廣惠倉于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蓬閣等處  
皆山田磽瘠民生最艱請於三路置倉為備備制  
司從之得錢引萬五千糴米三千七百餘碩至今賴  
焉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除秘書少監權中書  
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除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

災有司方窮治火所自起逮捕騷然公白侂冑曰天  
聖明道中正清昭應宮及禁中火皆置獄窮治諫官  
御史言此實天失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  
起無迹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德應之 仁宗惻然並  
薄其罪今當眚以為法上以災變令百官條闕失公  
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君父之  
眚臣子初起有彼此厚薄之間哉特臣下以好惡之  
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病於極意此漢唐  
以來禍階覆轍所以相尋而狎至也臣竊見二十年  
間士大夫各懷異趣議論紛紛是非不公彼此

譬如人家子弟自為爭鬪父母亦隨以不寧而家事  
當寧者顧弗暇恤豈理也哉此者甄叙人物不問  
舊新中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孚洽群情歡豫宗社  
之福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  
危元祐紹興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價昌朝范  
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存偏陂遂至  
黑白不分賴神至仁如天輔以韓琦之忠品勤扶持  
融攝和會兩黨之際帖然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  
於毀傷破壞而皆為國家用 陛下大度明恕同符  
先朝朝廷大臣追暇前烈皇極之建與天為謀日者

起從臣於久廢 息遇甚渥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  
棄豈 陛下本心哉然十年之間壯者老老者病收  
之桑榆固已晚矣臣願益堅此意以凝治功均眎舊  
新之人才深鑒黨偏之害國使群 下私意左右奸  
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至是始  
寢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改權禮侍  
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 皇嗣未立公首白  
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為皇子兼樞密副都承  
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  
事明年十一月侂冑誅兼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

界郡以殿中侍御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  
自便越三年復元秩奉洞霄祠八年以御史奏削三  
秩仍罷祠越四載乃復明年虜大入梁洋公乞下詔  
撫將士曲赦沿邊民又言鳳州推官魏平馬虜不虞  
死馮州通判李耆壽耻汙賊手舉家自沈于河宜見  
褒錄東西兩路兵死亡過半宜選某輩子弟及死  
事孤以補之上倚公為重除端明殿學士知樞密府  
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戍王人略聞則果驟逢  
溪徑抵府下公前已稱 詔遣人持檄諭福等果數  
百言福等讀之泣下曰李公正人我亦知之即約日

解甲以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官寺邑屋至有  
治則曰李公且來居此吾不忍毀公復馳書大將張  
威使卷甲以西且諭成都諸司調嘉定黎雅寨丁牌  
手來會戰賊時退據茗山意叵測公與東川侍郎臺  
數以逆順禍福譬之賊遲疑未決間張威以大兵至  
夜遣人叩府門求藥物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  
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審爾必多殺士卒曷若斷賊  
汲路與餉道使不得食即成禽矣以長圍法馳授之  
賊遂平賊始授勳自言我本自飛鳥走成都李參政  
誤我然公本志安只欲不煩兵而下非怵之也公始至

戮惡少年之為賊鄉道者數人有進士王洋女為賊  
所得洋往救死之女亦不屈自投于池水賊傷其腦  
不死公賞以冠帔又奏封孺人贈洋通直郎民居未  
完復貸緡錢使築之日發藏粟以飼餓者繕城郭闔  
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可去之日送者  
傾城邑父老至泣車下以明堂恩封通義郡侯十五  
年六月薨于家年六十有四始屬疾即親草遺表援  
張方平奏仁宗語陛下猶天地父母豈與犬豕豺  
狼較勝負今臣剽聞虜用事臣侯姓者嘗引王猛符  
融言告其主曰國家本戎狄江東中華正統天意必

不絕之使其果有此言亦望略示善意使疆場少安  
民得休息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輒視  
朝一日贈金紫光祿大夫十七年三月某日葬于丹  
稜龍鶴石巨原夫人張氏累封通義郡先公若干年  
薨子銓某官鑄某官鑄某官女適某官虞香孫寅老  
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冠寓內而穎濱遂踐政  
席為元祐名輔臣甫若干年而文簡公出以海會山  
負之學松勁玉剛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  
學文采議論震耀一時公亦與聞 國政人謂有光  
蘇氏然穎濱之執政也 朝廷清明衆正在列志同

而道協故其用力也易雖時論中变身弗見容而大  
節瞭然無異議公之進也不幸當姦臣竊柄檢夫壬  
人參錯要塗陰拱旁伺前跋後蹇故其用力也難方  
事之殷容有諷公曰嘻是吾心也然國病矣我去誰  
適謀此彼苟慈明王子師溫太真何人哉公念回斡  
事機非人莫可二三年間孜孜汲引布列中外殆不  
可勝數其大者則主立公密使顯閩板錢公象祖復  
與政後卒獲其助又惟姦臣死黨師旦最其魁桀不  
去之則事不可圖故衆撓排擊靡遺餘力方是時猶  
凝水凍雪天地慘烈而潛嘘微陽默道生意憂憂乎

其難迹不晦而身危絕不容則事敗故公之低眉抑首若無所違拂者是乃深為宗社計也持此濟事而欲人人察其肺腑顧不愈難乎此公與穎濱之所以異也雖然公之行事本末亦可攷已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公清修峻潔雖在廊廟而風致超遠如山澤間人憂時憫世鬱然見于眉宇平居鞠躬履地退然若不勝衣至義所當為必歛厲迅發雖責言莫奪也除姦之日再拜辭家廟而出曰不幸則以死繼之平生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練國有疑議旁摭廣引如指諸掌其為文本於

至理而達之實用浮深佹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少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為五十卷至懷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說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有雁湖集一百卷內外制二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援毫八十卷涓塵錄三卷中興戰功三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為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錄以進御蓋深有補治道云其之少也以文墨小技辱知於公雖登門之日未久蓋庶乎所謂知公之心者况嘗與修史牒於開禧時事頗究顛末而銓等以銘識為請

義不得辭銘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

夫豈一端

惟義是主

雖不亂群

乃否之亨

遜或可為

亦與時行

哀哉斯人

如墮蘄炭

不有君子

孰任其患

納溝之責

豈不在予

寒裳濡足

其得已諸

鄙鳩未吉

允若耽位

蕪湖未討

嶠若求媚

方其濡忍

賢哲猶疑

及其决决

世俗亦知

吁嗟孽臣

以國為戲

黨論未銷

更稔兵議

縹焉高逝

茲惟厥時

李公之智

胡寧昧斯

有泉有狐

閃朕清晝

儀儀鳳麟

可與並圖

始議北伐

既弗苟隨

迨使而歸

又獻厥疑

維道之常

弗合則去

宜去而留

公獨奚慕

國既病矣

予去何之

及今有為

猶可扶持

鞠躬盡力

成敗孰計

惟一迺心

庶克有濟

拔其牙角

俾日以孤

窒其耳目

俾日以愚

而我之交

氣類環合

削如迅霆

震此枯朽

皇綱之整

公翊其成

和議之復

公愍其萌

億萬維生

再安衽席

身雖排根

曾豈是感

揆諸三賢

事或不同

濡跡救時

則同一忠

我銘斯石

一語敢謬

欲知公心

天子有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莆陽陳師復為之銘既  
葬其孤某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也銘而又  
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德者有焉蓋為  
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耶然則雖銘其墓可  
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君子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  
墓師復寔銘之以銘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  
也子之欲顯其親可亡憾也而奚以表為雖然予之

於侯有所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倖而選于  
銓也銓吏曰是當復為縣夫倖而縣世之所未嘗有  
更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為也賂不可為也卒  
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厯民如在剡時歲方饒振而  
卸之充力也夫自高而卑逸而勞世俗之所甚恥而  
不樂焉者也以其所甚耻故求所以免其耻者無不  
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  
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由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  
非所謂卓然異於世俗者乎蓋不耻人之耻而惟賂  
吏之耻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

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顧  
不得以究其蘊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  
侯之可書衆矣予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之所難  
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  
未及以勸為善者是亦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  
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其述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謀寇邊邊報斬蘄守李公戒將吏  
僚屬豫修戰守備二月甲子虜絕淮而南陷六關圍  
黃州蹂蘄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于橫槎橋破之數

日虜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虜兵大至  
决隍水焚戰樓皆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  
衝為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烏獸  
散虜雖屢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傳音城  
下圍之數重虜燔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  
人奪所佩印三月丙戌朔虜攻西門射卻之有據胡  
床督衆者斃以一矢虜造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以  
視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降吾守者公命戮之而還  
其書越二日虜以攻具進我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  
當者糜碎烟焰所及蕩為飛埃夜則壯士擣其營

輒克獲居數日虜攻北門銳甚我師絕而下勸其人  
毀其梯衝既又迭攻吾四墉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  
不能得志於我會黃州失守復鳩其醜類以來我之  
將士軍民殊死鬪亡一毫退沮意虜技窮垂遁矣不  
幸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叛將復熹賊以登辛丑城陷  
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藐然  
一儒生爾使其雍容朝著論說古今不過以德人莊  
士目之一旦憑危地嬰敵鋒苟變捷出若老於戰陳  
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卞侍中  
唐之張睢陽無不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絕

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于閩  
帥幙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爾某敬  
佩其言一日有詔書廟堂以糜捐自誓者公毅然正  
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  
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  
謂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  
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堂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  
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既定如此其視窮執迫不得  
已者可同日語乎也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

不思義之危授命告人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

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  
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  
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殉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  
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涵養平  
居接物容色粹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  
辨和正則凜焉不可回奪其久從公游覘之熟矣嘗  
竊以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  
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  
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有圍不

得以棟樑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  
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材計者可勝痛  
哉世皆言公守斬以扞賊有蔽遮舒巢之功某獨謂  
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  
榮而義死不足畏帥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  
郡直其細爾還觀一時邊鄙之臣蓋有惜死而逃者  
矣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媿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歿  
而義烈照然與天地日月相為亡極是豈不深可貴  
耶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  
唐實與公協同一心謀之畫則軍事判官趙

標知蘄春縣林榮主簿審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領  
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是數人者職守不同人品  
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肯鼠自全者事方急  
時或說審君出城以追難審曰平時辱太守深知賊  
至之日握手丁寧勉以忠義今可負之邪觀審君此  
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  
道矣公既闔門緇難兄之子士宏適來省覲亦與焉  
某時憂居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家人  
曰天必不絕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昭以先返  
舍獲全噫天道之可憑若是哉約公為惠民倉屬某

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歸  
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  
飢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  
身保家為資門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稱數賴天  
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  
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  
明袁公既銘其藏士昭復謁某表其墓某為袁公之  
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  
交踰金石其可默亡一辭輒叙所聞典誌銘所未及  
者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

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涖  
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  
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沉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  
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  
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允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  
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輿傳微辭突義多先令  
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者蓋引以自匹也當是時而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  
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文公游文公  
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環眡門下生來可  
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教學者又失其傳聘君獨心  
得之然未及論者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  
之託藥又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  
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  
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又有先  
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  
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又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

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  
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  
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  
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  
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  
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為象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  
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  
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  
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  
於二書闡幽發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慶

元初偽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請春陵  
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  
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理  
義自怡訖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  
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  
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  
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  
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  
躬象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  
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闕其微

以叩君毫析縷解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  
嚮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  
時違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遂與重掩雖當世  
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屑就也其文長於論辨  
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  
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其  
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  
見君后山未幾過予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暇則相  
從質問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詣君以別戶庭繁  
幽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偉

然若圖績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  
引觴命酌名論迭發雜以辨爭竟日散去未知別離  
之可重也此年退處念一相徙於蘆峰幔亭間迄不  
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  
日之會為千載之訣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  
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其月甲寅葬九峯之東  
原始君之名君字文公寔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  
成之也及君長子生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  
動與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  
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亦嗜學

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振大之君與  
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堙淪弗耦或以為蔡氏恨  
予曰是不足恨也魯之曾氏自蒧以後未嘗仕而聖  
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羞比管仲是其所得  
多矣漢陳仲弓子孫繼隆貴然公慙卿卿慙長位高  
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魯  
鄒繇祖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  
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予友黃君自然快  
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為叙其梗槩俾  
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尚有考於斯

墓誌銘

通議大夫竇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竇文閣待制李公既歿其孤洪宗為書赴某于西山精舍且請銘某曰僕非能銘者也矧方儼然在衰經中敢辭洪宗書再至援昔人故事以請甚力某滋不敢當顧念昔者假守溫陵時公與故竇謨閣直學士楊公炳今顯謨閣直學士傅公伯成以法從耆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歲時讌集龐眉華髮奕奕相照若圖畫中人某以後進從之游蓋相予歆甚洛陽之別意各黯然視公色尤若春春者自

江西來歸公數以書問生死今纔幾時而遽不起乎則為潛焉出涕而公之言行事蹟傳公實狀之某雖不能銘然賴傳公之文足以傳信行遠用不復固辭蓋公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終其身不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於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禧初元公自湖北召對有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因言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事且曰此特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焉人言未同人心未一殆恐發之易而收之艱時韓侂胄用

事久欲弄其倖勝以固其權人情洵懼節友龍輩以  
從史傳會据要路異論者輒斥帷幄近臣噤不敢發  
一語公新徙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議者躩其忠迨進  
貳版曹又以居獻納之地有大利害輒盡言於朝仁  
所避既兵敗于外節友龍以首事生釁蘇師旦以謀  
將納賄皆坐逐公以為猶在善地未足塞責移書侂  
冑乞數奏顯正其罪且謂 聖上寬仁若未忍即加  
誅戮亦宜更議遠寬以解天下之憤時侂冑雖勉絀  
二人以道諍而意常危之不衰故士大夫以公言為  
難權臣雖不憚然憚公之辭直弗敢怒也更化後

也如公言嗚呼公其可謂剛正篤實之士矣予故表  
而出之以示當世云公諱詵字誠之系出唐卯王禕  
由卯王十一世至漢宰相濤仕本朝為兵部尚書又  
四世至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子大人曰昭  
玘元祐間為啓居舍人其季曰瑒則公之曾祖公也  
世居濟之鉅野建炎中文肅公避地于京因家焉今  
為晉江人 國朝以文治天下方全盛時名臣輩出  
率由文學選元祐內相眉山蘇公為天下宗師中丞  
高郵孫公亦時儻人右史游蘇公之門而悟作文之  
法於孫公淵源所漸至文肅公宣和間顛內外制文

名盛天下建炎中興雖由忠力位執政一時大詔  
令尚出其手故李氏號文章家公逮事文肅公然尚  
幼於諸從兄弟年相若者已獨嶄然見頭角大中公  
既以疾不仕望其子甚切公蚤慧知奉承大中意日  
動於佔畢年寢長益務博覽書史采撫前文人所造  
語及竒字險韻備作文之料具日矻矻不休其為文  
下筆輒千言賦詩它人方儲思已成篇矣年十三用  
文肅公休致恩補承務郎既冠監潭州南嶽廟會  
朝廷始嚴銓試法中之調興化軍仙遊丞年雖少已  
有能聲諸臺多諉以事主管南外睦宗院時有以南

外宗鬻酒之弊聞于朝更選任前度友即趙公不  
敵為宗正革去倍歛積壽宗室女有年長未嫁者悉  
擇所配令有所歸公多所建白史文惠當軸陳正獻  
梁文靖咸以書薦公可用將以二令處公公以親養  
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以歸漳舊號閩中道院為倅  
者又多以迫為嫌事非部使者所諉漫不可否公悉  
心以佐其長鉅細無所隱時劇寇沈師旣平而它盜  
相挺於鄰壤公被帥檄為防備郡以無警帥忠定趙  
公以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行而當路  
由是益知公才遂擢知黃州孝廟臨御久益厲精邊

郡尤不輕畀宰相初以公姓名聞上問如何人宰相以有吏能對可之公既對首論邊郡數易之弊乞倣漢制令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將赴郡趙公時再帥閩謂公曰黃邊江賈舶至困於重征而舟無所泊多以風濤壞蓋求所以為泊舟之所公至首訪利病會歲饑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內澳六百丈民不告病而商客以濟治以最聞部使者交薦任滿奏事乞於冬水落時九沿江沙淺處增置備光宗開納詢問甚悉公奏對亦詳遂至移刺

宰相留公丐罷待命于如公對雖稱古無將順上意者以公知潭州未上丁太中公憂服闋知袁州為政如在黃時江西號粳稻之鄉然民無貯蓄一遇儉歲常平所儲既數又必關白使者待其符下每患不及事公搏用度凡厨傳苞苴等事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糶秋冬收成復積之如常平法 朝廷知公治行用為夔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蜀四路惟夔最崎嶇山峽間民貧窶然水耕火耨官苟無擾亦屢屢足公約束郡縣省追胥理冤枉禁苛暴一切以靜治人

用率服漕置司變子屬郡有鬻鹽之利歲計取足羨錢猶多吏或不良以羨為市公悉以代上供之虛椿補綱運之隱沒幾二十萬緡移荆湖北路兵燹將啓調度多屬之王人而外計寔任轉輸之責公選用屬吏鈞考稽隱計事無乏會攝總餼前使者盜用庫錢二萬緡充饋賂至以買妾將為欺隱於官文書未及而死吏皆懼累公以其死也不欲暴其惠密聞於當

緡為應副其喪事而已人以公為長者召對

理少卿尋遷卿會詔獄辭所連有當

以因中傷之公無所觀望案上復

在廷尉三年每獄上以情法

必白于廟堂曰有司但知守法朝

廷不寬典若有司欲執法是恩歸於已而怨歸於

上朝廷欲盡法而行則又人無所措手足矣其言

委曲而不激故多施行寺修斷例久而未就公乞願

命編修官且立程限又以例四萬餘泥然無統難於

編閱若徒流罪誤有出入有司處斷雖或過差未至

相遠至于當死而生生而死其相去殊絕請以大辟

案分為十其七編盡死比而獲生者以示好生之仁

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以存止殺之意前此未有

以為言公曰發之號稱職未幾權力部併即方時多  
事調度百出公盡心於其職如舊有總轄可以鈞攷  
五子司錢物出入之數知其虛實後發公請復置之  
吏率惡其害已即官有不快意者中言事官遂以  
論罷朝廷知其誣不半歲授祠祿再閱月起帥廣  
西時江西賊李元嗣未平連湖廣數路皆警公分遣  
兵戍諸寨檮諸寨土丁據守險要盜不能犯其治  
郡一以寬厚廉靖為本而積年逋寇設為方畧督責  
悉擒連歲大稔邊徼無事除集英殿修撰繼陞寶謨  
閣待制且因任焉公力求出外遂以敷文閣待制知

是宰府建俗剽悍輕於殺人有聞者公責旁人諭解  
其爭且明長少上下之分俾知有禮方楮券稱提之  
令下部使者奉行過當或計物力科呂或責兌券之  
家日約以若干錢或欲盡官帑所蓄公於民以昂其  
賈公以民既徧受其害官亦將空虛多尼不即行或  
譏諸朝謂公害稱提之政然閩中自更幣後為政者  
率事苛急而告訐之俗興編民貿易小不如法輒坐  
黥隸沒入由是畏楮如毒虺信之者惟恐推去不速  
也自公下車行其所無事然後人視楮為可用無復  
前時疑畏之患要為有功于稱提者而朝廷未之

也因公正罷命進職三等奉萬壽祠以歸既退居  
冢始買地臨河更宅劣可居築樓東偏扁其下曰  
菴對河為圃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間性不飲客至  
許奕棊而已祠秩滿告老上命復昇祠者再嘉定  
二年十月八日甲子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  
積階太史大夫職寶文閣待制爵龍西縣開國伯  
八百戶致仕進通議大夫遺奏 聞贈宣奉大  
祖塚故朝請大夫贈少師妣仲氏贈鎮國夫人  
贈鄆國夫人祖即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累贈  
文肅妣任氏贈魯國夫人考紉承議郎累贈

天妣陳氏贈碩人公聚陳氏再曾氏並贈碩  
人長慶宗迪功即早世次洪宗承務郎前監  
嶺口倉女五人進士謝汝嘉承奉郎知湖州歸  
丞梁旸迪功郎前監台州黃巖鹽場曾子厚迪

功郎福州左司理參軍傳齊進士諸葛瑛其壻也孫  
男三人龔迪功郎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集孫壽孫  
尚幼洪宗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壬申奉公柩歸于  
南安縣上塘村之源從治命也有文藁七十卷續通  
鑑長編分類三十八卷談叢七卷藏于家初公其家  
世文儒少年勵志欲由科第進諸兄弟方以文章勝

不相下伯父萬如先生縝獨愛公授以手所校西漢書曰此予平日所用心子姪非好學不以畀也公朝夕讀益從師友學為舉子文三預漕薦一為榜首再試禮部不第遂棄去不復為而剞以它著撰及吏能取知諸公其學問雖不顯名一家獨謂二程先生發明聖道之傳蓋漢以來儒者所不及寔生於黃遂於黃立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以記之推原本始以示學者趨鄉居官不為詭激而可以惠利者無不為其大者固已大書曰深刻其小者若漳之建菴宇給關田以便往來黃之創甌屋居成仁以省科擾袁之寬

通稅優行商以免寇害在夔在桂建營叢塚以莖流尸築銓館以待寒士架輿梁以利病涉積羨錢以振無告治道路以便行旅蠲逋稅以寬民力不可殫書性䟽通易直所至不求官吏短長部使者有所施為可行則行不可行亦以書順導之使知悟賢者多樂從之執已見者間以取怒守黃日轉運使者嚴偽錢之禁公謂私錢與官錢雜用已久一旦驟嚴禁公私折閱多人情不悅邊郡為非便漕怒以公為縱盜鑄公恬不卹已而漕竟以此罷廣西地曠且遠吏欺奉法楊公方時將漕性廉介不可干以私而嫉惡太過

發摘多官吏重足而立公以臭味之同相予厚然意  
以為治道去泰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遭按治至有  
全家流落不能歸者亦當時有縱舍由是未嘗以小  
過按吏也至建寧卒以與使者議不合而去蓋其志  
在於惠養小民全安下吏而已利害則不問焉初文  
肅公薨未謚淳熙中近臣言及叱咄劉事孝宗嘉嘆  
特令定謚事下奉常奉常采謚法應事有功定謚文  
敏公謂建寧叱折兒渠褒詔具在叶謀復辟忠烈曉  
然豈曰應事既登 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  
議易敏以肅又以文肅公遺藁久未流布懼歲月逾

遠易於散逸鋟木于黃朱文公實為之序墓隧之碑  
亦立謁于周益公公既銘之而復親為之書文肅公  
雖寓于泉以其左僻有意泐鏡之居公買田築室于  
豫章俾次子居之命其堂曰成志而身歸溫陵奉墳  
墓允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靡不竭盡其  
力可謂能孝矣家居守儉約不以一事奉官府任子  
恩既官其子及長孫遊於諸秩中擇好學而文者尤  
宗奏之然後官其外孫曾孫文肅公君某僅有埭  
田歲租千斛五孫共之至公悉推所當有以予貧者  
宗族以外姻之昏嫁死喪多隨力調助之所以垂

則伯如也年踰六十即製木余棺歛之具前五年卜  
吉壤黃壽城命之曰樂丘時造焉秋九月屬疾乙卯  
晨起曳杖俯視于門見者謂其良已後九日子煙薰  
環侍命坐語如平時諸姪退甫及門已溘然而逝聞  
者傷情之惟李氏自樂靜先生以昌言直道入元祐  
黨籍厥后代有顯人至公上承累世緒業遂歷清貫  
為天子侍從之臣斯亦榮矣然使公平生所立或火  
自畔於先訓雖聚紫傳龜顯融赫奕以之銜俗可也  
豈昔人所謂不朽者哉教衰俗圯士大夫出身名聞  
妄自菲薄以濫忘其先者為不少矣故某於公重有

感也若是予焉得不銘銘曰

維古之人 世德是貴 爰暨末流

以祿相侈 抑抑李公 奮于名家

一節初終 如玉不瑕 昔在滄洲

清醇亮直 亦有雲龍 毅然正色

元佑大論 建炎忠勳 奕葉相望

郁平靖芬 公曰艱哉 曷繼前烈

食菊紉蘭 藪芳濯紫 退然其容

山澤之羅 義激于中 可敵萬夫

噫嗟柄臣 盜弄戈甲 公獨徙容

過其牙藥

惟慨有譽

惟冀鸞宮

可使斯人

善地是安

言雖莫售

聞者增氣

大化既更

迄如公議

逆逆龍鱗

櫻之匪難

料虎之頭

厥維孔艱

人謂公榮

簪筆持橐

孰知公心

優繇一壑

容膝之隘

視猶廣居

梅竹之東

所矚者書

蕩節魚符

漢淮嶺蜀

有田一廛

泰然自足

世教日淪

夷祖跖孫

誰知李公

不辱其門

樂哉斯立

公斯自卜

銘以昭之

過者必肅

宋文林郎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朱君以文林郎廣南西路  
 鹽事司主管官終于廉州官舍是歲十一月某日歸  
 窆于隆興府新建縣龍子岡後三十有三年君之子  
 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于建人某某曰先君子  
 之葬也黨論方熾先友大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毋遽  
 銘自適不敢違歲月馳立中之木蔭敷私美而墓  
 道至今無文可刻懼終氓焉亡以詔來者故請銘某  
 曰僕之生也後不及撰杖屨從先大夫游且棲壟無

詞章耀不足以有發敢辭自適羸粮逆旅九三月  
請弗予置且出其書數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生於  
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為鄉里先進所知  
從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共大奇之紹熙  
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王謙仲立宗卿  
尤延之皆待以上客宗卿使虜以為書狀官歸循徙  
事如椽融州秩滿辟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  
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  
以共事廉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  
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俚寄殊高遠嘗次陸務

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却未工得句宜  
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曾次所蘊可見矣視其  
名若氏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玉山徐斯遠南城  
包顯道又或傳其事或為詞以哀之而徐之言曰茂  
叔之材內介而外通平居一語不輒發及其慷慨論  
天下事是非可否無所回隱雖平主故人執板槓在  
顯塗一事不可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  
世故熟識閭里情偽吏治得失則雖世之以吏能著  
稱者無以過焉茂叔其可謂有周天下之材矣謀讀  
已矍然曰益公之言金石也雖微徐君之傳人其有

不信者乎夫傳猶贅也銘之遂贅也雖然自適之志  
厯矣不可以虛辱則考其世系曰曾祖裕贈奉直大  
夫祖有朝奉即知柳州其歿也東萊呂成公志其墓  
考沈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厲齋先生君之母在柳  
州獲異夢焉旣生有異質甫年六七歲見經子輒成  
誦若夙昔柳州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南軒張宣公一  
見許其資可以任道旣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時四  
方雋茂聚于麓澤者數十百人君未至一旦穎然出  
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去屬君及大愚云其掾  
融州守貳不相能事積弛官奉兵食至或經年弗予

君自守此戶曹責也則為分畫措置九廟奉先兵後  
官兵先外寨官先下僚而后以次徧及燕饌它費則  
以幣餘當之郡仰鹽利以給歲入比大虧君為爬梳  
剔治未幾復其舊先是郡官秩滿多不能歸君請次  
第償其逋奉且帥同僚助以私錢不半歲得替官亡  
留者一日即卒謀倡亂其徒群詬曰自戶曹來吾輩  
妻子始亡饑凍者若等忍負之乎治獄細大必躬戒  
吏胥毋得輒拷問囚能書者聽自書不能者許以吏  
代而面覈之片辭不同輒坐書者以故人得輸其情  
雖重辟未嘗施一捶也田志愬其佃不輸租君命兩

造至庭詰之顧其貌頗粗若密使人盡取王家文書  
來驗之則庶第也命還本生而均其產以漕檄行視  
諸州獨雷守陳亮弼有治郡材已乃聞其削秩以免  
蓋帥司水軍戍于雷主兵官以等夷視守守顧奉承  
之陳至稍紕其禮主兵官怒讒于帥劾之君為雪其  
誣且曰兵廩於雷而不受節制非便也帥不獲已騰  
君書于朝以誤奏自劾讒者坐削官而令雷州節制  
水軍如君議帥故嘗薦君以是寢不說陰使人物色  
其過始君以檄出州縣禮饋如使者君一切拒弗內  
上責其文書傳吏牘人始疑其矯及是亡秋毫可指

適庶聲益暴著疑者始大服及為主管官故時月俸  
緡錢幾四百君按灑今讒受九十千而已醜政垢弊  
久討尋其故大要命脉在鹽亭戶還其未給本錢而  
寬其逋於官者月再更鹽利亦頓復萬安黎寇作使  
者以屬君方盛暑調兵食勞憊不遑息疾甚猶自力  
治文書卻藥弗御掩閔掃地以待終時母夫人王氏  
留桂府君涕泣思念不少置垂死猶問得無有從夫  
人所來者乎蓋自適叙君之事如此而其遺文有曰  
人心至靈萬善畢具人之所以異於聖賢者罪在自  
棄而不知求爾求之如何博學而審問明辨而謹思

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自卑而高積小而下  
顛沛造次而無自畫之間則幾矣若夫溺心於簡易  
之說謂道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戒多學之累而  
廢見聞之益守見性之說而忘存養之功雖有得焉  
烏知其非臆度料想之私乎其自贊則曲忠信進  
德之基孝弟為仁之本行貴日益文貴日損聖賢之  
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真知念慮之過雖不吾罪吾  
必求其亡媿嗚呼觀乎此則君之所以為學與其為  
人可知矣若是其可不銘君娶何氏生子六曰自適  
自適自逢自述自遜皆能世其學自逢易名恭登嘉

帝辛未第嘗官國子學通判楚州今降授宣教郎  
五歸曹惟寅趙與起隲沈早天者二八孫男十有一  
自君葬于洪諸孤不忍去因定居新建陽易俗坊云  
銘曰

世之誦君曰材與文顧是二者孰其本根蓋循循  
乎下學上達而稟稟乎不睹不聞履進修之實地  
戒超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人之學而不辱  
其師之門者歟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詩文

稱諸公間雄麗秀拔有古作者風致後十餘年濫官  
于朝又得其所為通變十二策者讀之論說娓娓  
援古質今奮然有為國建策圖久安之志於是撫卷  
三嘆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  
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六年再見于延平旋過予西  
山精舍相與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  
同異者旁及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殆  
非前日升伯矣越二年起帥湘中求士之可與偕者  
莫吾升伯若也凡再聘始來來則朝夕與處坦乎其  
恬夷窈乎其靜深望而識其為知道者氣象則又為

之驚嘆曰升伯別我幾時而涵養至是耶蓋前後二  
十寒暑而五見君見輒有異非其信道篤進德勇其  
能日充月益如是乎予嘗病世之學者誦咏聖賢遺  
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  
不可禦回視其人氣質之偏心術之蔽或終其身而  
亡改焉則亦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蓋用心於內而  
求踐其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揜使天假之  
年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也哉此  
吾於升伯之沒所以齋咨涕洟而悼斯文之不幸也  
君名于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祖考某祖考

某考其自號臨齋予所為序其遺文者也湯為安仁  
望族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  
益櫛以闕而皆不耦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  
先朝名卿言行而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  
年中其科調黃州黃陂尉益務涵飫經術朝莫嗷諷  
山房中家人少覲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  
子時罕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蘊大要談義理不驚  
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成敗  
得失而必鉤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靡新奇而  
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教為主君於是

書得家學之傳俄居臨齋憂服除調主婺州金華縣  
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  
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教授南劍嘉興二郡學改通直  
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寶慶二年四  
月丁四日也君自為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  
昌疚心幙畫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決人無異  
辭嘗以漕檄問事信陽信陽守方營郡治民病于役  
相率詣君自言君即道中移書諭守斲曲幾于言守  
感君誠意立為罷役鄂有椿管錢十萬緡以備水旱  
總所因他事為詞盡取之守不敢爭君獨以書白總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六  
領趙侯彥櫛語甚切曰毋使鄂之吏民謂取椿管錢  
失旱滂備自公始及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  
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間造諸齋從容咨叩勉以進  
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寘黌舍中為親授  
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從遊之士望其  
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棲  
遲選調幾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覓舉意同僚信  
之顧因君以求郡薦皆為盡力會當路有知君者連  
上剡積錄以改官君固未始汲汲也家故清貧闔門  
數百指悉仰食於君蔬食菜羹同堂一飽而歡意常

周浹遲次約居動五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樂雖妻  
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僕舉酒觴客性一古  
麤甌燕居緇裘布裳衣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  
患日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亡固滯意  
嗚呼欲知吾升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其自守斯得  
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精思力踐  
不進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為聞亦從而  
究其說久之訴然若有得也間嘗語予曰儒佛之道  
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為主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雖  
混融為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虛閑怡

悅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  
於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惻誠至到一念弗  
渝自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  
毀尤劇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孺墓弗衰宦遊四  
方每晨興炷藹遙想先世丘墓所在各再拜以展哀  
敬方喪父時三第四媢皆少君一力撫視以養以教  
俾至于有成諸弟連歲收科各以學行聞女兄弟中  
類能涉書史開壺則皆君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  
兵釁君為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  
不利人服君先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為君言者君謂

吾不幸獲知言之名敢因以為利哉雖沈伏下僚每  
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  
為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  
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說所能與  
也君在嘉禾寂為邦人所敬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  
者尤為金石交君既通 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沒  
于俞氏之館將屬續神采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第  
巾護其柩以歸自棺及歛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已  
未祔塋于貴溪龍回考君兆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潛  
年一十六卒洵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

戴氏記舉于鄉南冠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女適張龔許咸次孫復尚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其為文章敷腴醇正尤工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開十卷楮幣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策者藏于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弗在是也銘曰心休兮理融舞雩兮春風全吾真兮自樂等夢幻兮窮通潦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悵舊遊之莫續寫于恨於斯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求賢當是時魁壘奇傑之士布在朝廷既足以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為數世百年之儲故雖光廟享國日淺委政廟堂而群賢夾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耆俊畢集有慶曆元祐之風歷數其人無一非乾淳間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蘇文忠武

亦云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睦而種之有得皆賢蓋  
周之武王與我 仁宗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為保固  
基業之本是以 國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  
文閣學士通政大夫致仕楊安侯劉公其 孝宗所  
擢以遺後人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 庭中 天  
子親擢為第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  
真班列明年再對 便殿議論偉然有契 聖心謂  
輔臣曰先祖人材端重全類楊輔蓋自是以 人主  
為知己今 皇帝毓德潛藩方議澤傳孝宗首命輔  
而以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諫官闕將用

公為右正言不幸適以憂去終淳熙世雖弗果再用  
然曾遺 兩朝出入中外清芬矯節耆德碩聞嶷然  
為當世名臣雖鄙夫嚚童亦知有所謂劉左史也嗚  
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字德脩其先潤州句  
容人鄴為燕宰相一子從僖宗狩蜀為雙流令生三  
子仲子誨為平泉令今劉氏居簡之胄祖平泉傳御  
史贈正議大夫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  
判漢州諱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材者王父之父諱寔  
宣義郎贈銀青光祿 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  
幼出為外大夫左中 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于

朝乃乞婦姓以賈致仕 恩補登仕郎主內江藩  
居和政喪哀毀盡禮 卿黨儀之服除調什加尉遂登  
進士第時 孝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條公對大畧  
以為 陛下睿察太精 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  
太甚又言 陛下躬墾甲冑間御裘馬一旦有警  
將親董六師以督戰在夫 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  
介冑趨馬之事適以貽笑黠虜而不足示武於敵人  
授劔南東川節度推官 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  
年石對論恢復事 請一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  
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不勸 陛下輕出

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  
久遠誤國 孝宗然之除大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  
奏疏八事以敵未斃 召試除正字兼吳璠府教授  
遷校書郎面對取 太祖 太宗治要彙為十節名  
曰兩朝 聖範上之公在 王嘗據前代宗室賢否微  
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 孝宗益知其賢命兼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英國公年  
十有四矣公白東宮以又一重國本也時 光宗在  
宮中無它嗜好暇則親為國公講說上亦孜孜向學  
雖日昃不倦公請論孟史記之外益以本朝典故庶

知 祖宗家法迨上加元服既為頌以敵又乞當講  
之日從容數刻乃罷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鑒興亡  
凡涉名數者亦不可畧請以 國朝儀制官名之屬  
彙次成書講畢開說又謂國公年寢長正謹習之時  
願因宮僚勸講俾侍坐隅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蓋  
是時 孝宗臨御久明于群臣邪正所以傳聖子  
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公在英邸三年所以講明誘  
掖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導 聖德日益顯融其  
闔端正用力早則公之功為多以誦書終篇進秩時  
英宗年六十一公乞 恩請從之遷秘書郎諫議大夫

矣張公大經乞增置諫垣且薦公代已 命下而銀  
青歿服除知果州趙忠定公帥蜀請公叅謀議以自  
助時同懷皆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  
諸蠻弭耳妥伏其它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  
最俄以忠定荐召至則 光宗踐祚矣進對謂 陛  
下承堯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  
以益臯陶之言為法又言 陛下新服厥命必光明  
君人之大軀達天下之大勢深 國家之大慮又謂  
自古禍亂之萌有四疆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  
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選左右嚴立師

傳是也願 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大臣是其議遂 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六萬存留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以監面對言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 壽皇聖躬行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樁皆有餘積故 陛下初政得捐賦以予民竊聞 壽皇退御重華貶損方甚 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 陛下仰灑兩宮內廷用度損之又損虜使未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 光宗命公因行視之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

左郎官又燕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失職被絀 光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 聖斷 光宗曰然久在朕心矣公既就職 光宗面諭曰以卿剛介不回故付以言貴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與凡媚疾善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絀逐相繼公極言其弊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 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 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凡賞罰僭濫

號令幸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  
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  
方殺而和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往監  
昭然危殆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  
正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  
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端本也以居仁由  
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  
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  
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  
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奧為勲名享至道之味為鍾鼎

達而在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優君本朝盛時  
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莫安根本深厚蓋其學  
術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  
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  
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士招抹小人  
幸而无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太分事故反復紹聖  
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  
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言也臣從遠方來誤玷班列  
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  
雖間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

艱去國六載已憂而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  
臣復未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明黨因去朋黨乃  
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  
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  
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已交興 聖意  
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源本介在朝序與人  
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為 明主而別白凡  
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  
載大學之教明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  
學之目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

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  
切磋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  
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  
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  
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  
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  
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論徃徃偽焉者色愧淺  
者心服又安敢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  
善士所至人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絕  
安得更有好人以取凡才克塞 朝路 陛下履位

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將忿且怨或者又唱為薦士之舉區別而封域之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群口用否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彼旣得志决不我容况我於窮達進退閒

亦未克實極養之素彼加詆訕以修往怨必致過甚而快私情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對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求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訛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氓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內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

既下士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戶部尚書葉翥太府  
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既  
又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蕪靖而慕奔競不尊名  
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  
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長老零  
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者不聚於朝廷後生  
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  
不競幸 詔大臣妙搜人物必 朝野所共屬賢愚  
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叅錯立朝 國勢自壯臣雖終  
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臣於去年蓋嘗面奏今

日之患在於不務封殖人材臺諫但有摧殘 廟堂  
初無長養臣今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而頓忘  
前意先是公以戎監對力陳人材衰少之弊及是復  
懇懇言之大臣以公奏進呈而無所議公對又為  
上言人才者國家之基本乏則養之有則用之慶曆  
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日之積是以  
非一日之用蓋公素志嘗欲聚忠賢於 朝以壯根  
本而時論多相違者故諄復不置如此又論前諫議  
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倫皆得罪清議為 聖世罪  
人 詔賈予祠倫補外已而宋之瑞召張徹提點坑

治公復言其不可二人遂改命會吳端除帶御器械  
諫官三論奏不從孫璫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  
詔旨復命書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 陛下既重於  
改命給諫亦不復申執臣恐攀附使令之輩自以  
人主息我外廷其如何隄防自此蕩矣 光宗命大  
臣諭公不為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  
遂以直秘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點拜疏乞留  
秘書監楊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請不報公  
至部首戒屬州削互餽省虛文誅民瘼講寬卹叙資  
二州守暴閭亡善狀公亟奏黜而薦游仲鴻李協于

朝詔報施行如章仲鴻等亦以次召用除江西提點  
刑獄改知夔州居數月召先是胡善黃公裳論王府  
僚友因及公翼日光宗諭大臣召劉大臣擬除侍從  
光宗又曰待劉來以辭 召命則有尼之者 詔復  
予監司矣公次公安聞 孝宗疾日浸篤而車駕省  
謁不以時則致書于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  
二事其一宜與群賢并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 上  
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于私第其二謂林陳  
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去  
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其三謂今 國家阽危

為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為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緩急有可倚仗繼聞 孝宗崩又詔書趙公勉以安 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受禪六日即以為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曰 陛下新服厥令人皆望謹始於庶政臣獨願謹始於五事讀至思箴 上曰要當從原頭用功公對曰微臣千百言不如 陛下原頭一語 陛下誠致力于此則貌言視聽俱治矣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 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

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思與不思故也六難者常生於六易又言 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惺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 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 上悚然嘉納 起居舍人時樞密羅公點禮部尚書黃公裳相繼淪喪 上痛惜之而思黃公尤深公言思其人未若思其言思其言未若思其所以言臣每聞裳疾裳之憂未嘗不在國也以為政令無細大皆當出于中書 陛下但審其可否而行

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閣門事韓侂胄出禁  
中侵盜權為威福故公首及之既又以冬雷滂雨  
命近臣指陳闕失公言號令不常群陰用事災異所  
為作也大臣進退太輕臺諫用舍無定非號令不常  
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舍臺諫事從中出非群陰用  
事之大者乎然所以致號令不常者繇群陰用事故  
也而陛下猶為之隱諱以為大權當自己出威柄  
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意將以陰制相臣而動搖之  
也陛下所宜蚤悟毋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  
疑畏之心則四體不展群議不聞矣

而國不可為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而小人  
陰竊主柄之謀而陛下未之思也俄兼侍講遷起  
居即時應詔言事者甚衆命公擇其善者條奏之  
公以所論多同懼上意易厭則以告于上曰夫雷  
同者乃古今同然之理天下同然之心願陛下取  
其有益而毋病其同察其效忠而毋嫌其直及議  
孝宗攢宮衆相顧未發公意獨與侍講朱公壽同議  
奏會稽之陵土薄水淺恐貽方未悔乞議改卜又請  
遵紹興淳熙故事命有司集議上皇太后尊號  
俟阜陵升附行之又謂自今壽康宮之事陛下宜

一一深留 聖心必須過自損以厚其親先其親而後其身然後足以慰群情而召和氣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謏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即悔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 陛下初膺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車駕還南內言 陛下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時始終惟一則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素善每相接必慨然竊嘆 上

新即位豈宜使外戚閣門用事欲深論之小人規知其意使出護使客又斥朱公以孤其黨彭公使還密語公曰不拔禍根無以為國公曰公爭不勝必去朱公既去公又去國空無人亦非所以為國彭公憮然曰吾志決矣既見上果力言侂冑已陰為計遂擠彭公于外未幾臺省之善士繼坐絀群小益以得志御史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君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遣金以贖公辭焉且曰為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恤行人除湖南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而丞相罷政矣侂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三  
十三  
胄既擅 朝權群小爭先附和逐諸賢為姦偽禁固  
之公偶記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  
管玉局觀知眉州復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侂胄將啓  
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開  
禧三年春吳曦挾虜以叛公諭郡守焚其榜通衢且  
馳告帥守監司之素所知者伏大義率諸道連衡以  
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營田  
凡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  
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瀘州是  
年十一月侂胄誅尽起天下名士而公與焉嘉定二

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關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  
臨之乃除公右文殿脩撰以行至鎮適大旱蝗禱于  
社即雨蝗亦死凡流民之欲復業者貸其貲潰兵散  
卒許自陳除其辜使還隸軍伍於是盜賊衰熄兵籍  
多濫公核其虛實合為威勝軍三千人擇將佐肄習  
之經理營田繕治城壘邊備乃益完實虜謀遷于汴  
矣奏謂遠料敵情不憂其強盛而反慮其衰弱萬一  
中原赤子相携而來御之不忍納之無策豪傑崛起  
欲與我為連何以應之虜果徙都卑詞求助助之則  
招敵不助則失利於彼取償於我凡此皆當有以待

之必先事而謀則事至無患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  
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未行改荆襄制置使江陵城  
久圯請于朝一新之樓上中海以限戎馬下海非  
敵衝則以為被田十千頃收其租實邊有警復豬水  
為海 詔從之諸軍部分不一請併忠勇親效兩軍  
於神勁合三千人願聽帥臣節制取馬於川秦買馬  
於荆門軍政遂以修立而民兵之在湖北曰義勇畿  
西曰保捷合凡八萬人公命諸州以農隙教閱一月  
而請繕于朝贍給之公以疆事可虞請令內而三衙  
外而戎師各條上方畧以觀其能否併飭諸邊帥

為先事備明年復條上邊備之當急者請 命荆鄂  
兩軍各湮五千人兩軍故有營田宜委漕臣覈實措  
置及令諸郡括曠土為官田以助增兵費唐益流民  
聲言歸我公乞較利害輕重先為區處朝論察公有  
拊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州府因其  
民俗治以無事八年四月 上以閔雨求言公奏  
陛下知所以獲譴之由乎女真廼吾不共戴天之讐  
天亡此虜迭死汴都陛下為天之子不思所以圖之  
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者也青  
鄆蘭會求通弗納 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

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者也且  
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耻豈不  
其曩憤今虜舍其巢穴汙我汴都尚復與之通使  
使吾臣子拜虜於昔日朝會之廷可乎又請改正憲  
皇后忌辰從在潼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士提  
舉玉隆萬壽宮潼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全德堂翊  
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眉蓋公舊治翊之作  
會老堂招蜀耆英倣洛社故事時人欽慕焉改提學  
崇福宮景獻太子薨公奏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  
宗與寇准議立真宗事謂聖主賢臣嚴重國本如此

今陛下未有諸子可擇然親王近屬中豈無秉德  
端亮親師好學可主大器者乎又言宣司根括之害  
甚悉謂當罷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之財以結  
軍心且詒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令  
自是為少舒云明年復上章告老時皇嗣猶未立  
也公謂當今秀王之子孫則孝宗之天屬莊文惠  
憲王則光宗之天倫陛下於其子孫擇長且賢  
者而立之孰不以為當乎若過於謹重而不決或生  
覲心則四海疑貳失望非國之福是冬翊之移守  
綿州竑之知龍安縣相距不百里公徃來二子間意

甚樂俄以疾薨于竑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一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贈光祿大夫夫人謝氏贈碩人李氏封碩人四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教郎知浦江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軍器監兼樞密院檢詳劄之今朝請即竑之今宣議郎七女已嫁而卒者二人華陽縣主簿李南進士謙汝能其壻也餘蚤天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脩職郎嘉定府司戶參軍仲襄當以致仕息入官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

直辭措彘擊強不以顧避於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鉄面御史矣至觀其容接其辭則温乎惠風之歸藹乎時雨之潤四時之氣雖備而生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渾然克養有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即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譁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為伊洛地者公獨反復服叩為上言之蓋將協和

朝廷調一議論培宗社之脉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歟公於文章不事雕績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為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拭一見所賦大奇之有後溪集日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潼曰鶴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公在旁講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績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績之始蹇嘆曰睽離也蹇難也非數也耶聞與諸子講論輯為一編曰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士大

夫相勞苦則答曰予平生於處事則踈處禍福則勇每見東坡胸中未嘗依倚一物心竊慕之自謂平日於父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直卒以忠直入臺之初即慨然自許曰惟初念純直可以對上帝事君父是以遇事無難易不苟止而妄隨趙忠定嘗稱其諫激烈蘇文忠懇惻似范大史人謂忠定為知言然以直道自持與世多忤故在臺端財六十九日而罷同記注凡十有三句而罷公方安然不為變也及大葬之年身在闕廷萬里之外國有大利害猶駢奏盡言其乞建皇嗣尤狼籍深至貶君實景

仁充有光焉蓋二公言之於居位之時而公言之於  
退休之日所處不同而其心一也公於東溪執弟子  
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廢也為之製服始自賈歸  
劉既立嗣宗為之後凡所以經紀其家者雖老而不  
衰嗣宗死撫其子培之猶已子也眎族媿黨友戚欣  
如已責其居房歲適大侵為糜粥以食餓者所活不  
勝計張福叛聲言引兵破簡趨成都公出家助軍餉  
秘書大將趣其師簡賴以全而駕使軺六任守牧其  
為政純用詩書不雜他術所至脩學校其社稷以為  
常在眉對張文紀李令伯之墓新孟拾遺心同

泉先生請謚在襄脩孔明故廬表羊杜遺蹟凡可以  
興化正俗者無不為至蠲租挈抹饑贏津兵利弭鉅  
患殆不可稱數建昌陳君剛嘗紀其蹟謂未嘗用不  
測之賞正容以悟之而自知所趨未嘗用已甚之罰  
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器人以其所長而僚屬得  
職察人以其所安而鰥寡效情溫陵儲石用亦為某  
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劉公有馬然其師荆之日  
盜起合榕則捕而侵之而不少貸昔公之辭潼川也  
某適視草援趙清獻以比公今觀公行事非所謂學  
道清心遇物而應者耶好樂人材獎校善類西州名

彥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賴公通顯者亦衆學者稱  
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某自兒時即願為公  
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至相好也故於  
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翊之等將以癸未三月辛  
酉葬公于清溪之艮山使來屬某誌其墓曰是先生  
之志也顧今海內名能文詞者不知其幾某何人斯  
而敢銘公書來萬里義不得辭謹摹次其事如右而  
繫以詩曰君臣之誼首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  
維節之常而罕自竭義以利踰志以氣奪有偉劉公  
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蚤遇阜陵靡言弗既

踐更一朝始終一致事君如父憂國如私朝夕皇皇  
忘其飢渴誰歟不仁目士以黨孔黨誰也單以一網  
謂忠曰訕斤正為和往轍既顛弗懲奈何鳳閣為臺  
寔司出令曾是僕臣可竊私朽辨姦於早林禍於微  
臣身可竄臣守弗移晚卧坤維繫念三室臣髮雖華  
臣心逾赤巍七宗祔寄在元良可使前星久闕其光  
國本未安臣死相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忠不忘君  
直不徇時允蹈其常匪羸靡虧阜陵知公以遺後聖  
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楊芬亡窮  
不在斯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始余為延平從事聞郡城之東鑿灘之上有賢寓士  
為曰杜逸范君其學遠於易其文長於歌詩其為人  
意度爛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民而嗇於營已  
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從之游獨得其所為聞禧太平  
誦詠者讀之為之慨然太息以悲當是時權臣驟開  
兵端一邊大震擾而根本內蹙識者慮焉有朝夕愛  
大官貴人沉酣寵利曾亡出一言以拯時病者君青  
衫老州縣迺獨隱憂憤嘆若已任其戚休顧位下官  
薄下得薦所聞于朝則放古者風人禮物之誼為

之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而三歎焉葉在位者  
聞而悟悟而改也未能權臣誅天子躬親聽斷更  
大改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久矣勅游已  
無意于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概字純之其先出州人  
徙毗建又徙延平曾大父某某官贈某官大父某某  
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為建  
寧府旣寧主簿歷撫池二州司法奉軍福州懷安丞  
知秀州崇德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漳州寧鄉縣湖  
廣總領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  
歷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被負相

屬郡諉官行賤如事君為擇僧廬開曠者分處之其  
第給錢粟皆有法竟事民得無轉徙溝壑以死咸君  
德君蓋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今畿內縣使客經行  
士虛日故例認者有鬻紙錢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  
傳若他冗費君曰腹窮民以貨虛譽吾弗忍為悉罷  
之有盜牛殺人而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  
妄釋之移尉使求真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  
盜誣君居山何盜獲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  
為軍編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需率分配諸邑其  
迫遽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冬虜犯

襄陽圍安陸聲搖湖湘間父老舉建炎故事請徙邑  
穴為以避君曰制動當以靜虜安能遽及吾圍今倉  
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宜撫使檄君兼幙庶有  
謂君蓋沿此自脫者君曰吾寧橫身以庇民不忍擇  
利以便已明年春虜游騎薄江陵潭師恐墜下屬邑  
調民為乘城拒守計君謂此祇以速亂乃為書具陳  
其必不可之狀帥悟而止虜亦自解去既而飢疫並  
作死者相枕籍君憊心疲精瘞其齒骸之暴露者為  
粥以飼其飢且羸者收育孩穉之無所歸者所活幾  
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然君之於仕

期亡職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亡慮數十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貶以求其知君矣未嘗幸其知而求進也其在建事梁文靖公在三山事趙忠定公二公名知人恠許可皆器重君稱道其美弗置及二公當國君以調選至都城率從吏部銓注闕而去丞相之門下迹非焉知命其能之乎其令畿邑有中貴人銜命過者致餽于君甚設或謂盍厚報以結其懽君曰若主瘠環是無象命卒卻其餽弗報又非知命者不能也世道日圯士大夫以苟得為賢權門勢涂有一隙可乘雖乞墦由實不復顧人嗤笑觀君所守獨卓

言如此可不謂賢矣乎君雖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柴柵遂益肆其力於詩清新雅澹亦達理趣有月華集及其集若干卷截于家蓋君之少也受詩律於從祖父隱翁名滢嘗從山谷黃太史游得其指授者也自金紫公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烏衣冠之盛近世未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不偶而力學工文蔚有光烈士論驥之晚即六桂榭室稍加完葺聚書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炤映几席其眎世人所謂寵辱欣戚泊如也歸

休五年無一日之疾歲在己卯年八十一以壽考終時二月六日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于劔蒲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煜早卒曰荀龍以文行著于鄉嘗奉進士未第也三女壻迪功卽趙善還黃橐夏瑩孫男四人女一人荀龍既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于柯夫人之墓而以建安江君疇之狀來謁銘予蓋聞君之風而興敬者也生雖不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巧勞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上問奚以然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競營上夏畦君子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

名允矣亡嫫我銘其

歲式示未裔

祝刪定墓誌銘

乾道某年某月以真州教授視稼為勸令刪定官物金虜既畔盟 孝宗皇帝銳意北討故相張忠獻公出護諸將較小不利在廷臣群起訐之上意亦疑侍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改吏部侍郎不拜出守饒州明年又移守夔州士論喧然謂王公當世正人朝廷宜以自近奈何擯之遠方祝公時為天府掾則具以所聞告于殿中侍御史章服右司諫陳叔達且曰二公君 天子耳目地嘿上上一語如天下清議

何章怒謂公陰黨張三奏乞重加貶絀有旨勅停  
然公與二公初未嘗一覲面也既廢五年泯然以仕  
進意會陳申公相始復公故秩分教僕真居亡何虞  
雍公相又權宴勅局人謂公久死有仲當深懲前事  
務晦嘿為自全計時樞密副都承旨張說簽書本院  
事朝論播起皆歸責於虞公公又具以所聞告且深  
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虞公憮然有悔色語漫傳說  
大忿恨丞相亦疑公賣已取直名對客及之公不自  
安求補外弗許再乞祠又不許乞致仕又弗許遂請  
急省親疾于三衢說因机撼公坐褫兩官勒停居欵

等說果敗奪節受使鼠竄以死上益知公命之管  
建昌軍仙都觀明年迎衛公相首白公事上前又命  
起家為二千石烏虜石公者其可謂信道篤而用志  
勇者與士方平居抗以誦孰不慕正直而耻佞諛一旦  
身履得喪之衝遂逃如顧望失其素守者有矣或雖置  
勉一鳴坐斥以去迨廿八復用則低回泯嘿自同寒蟬  
者有矣公以區區一府僚引大義以責宰相忤寵臣  
眦追褫削奪之禍如亡有非其取舍定于中而寵辱  
遺乎外其能蹈道弗悔如是耶雖然使公遇非其可  
則忠而獲枉名直而取訐禍其能自明者鮮矣况求

其能自伸者乎而前後兩貶官不旋踵輒復收用是  
寔激電曾未終畧慶雲瑞日已即盜然此 孝宗皇  
帝之心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故因論次公事竊有  
感於乾道淳熙之盛云公字汝昭自晉九江太守廵  
封國信安由充徙食祿為西安人七世祖烏家于郡  
南二十里沙步村曾祖某以文名成均不幸早世祖  
某少孤自立急誼樂施為鄉里所稱以孝義勤儉戒  
諸子曰守此四行可以立身矣父某性友悌篤於義  
方贈通議大夫公其長子也幼警悟不群少長肆力  
于學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調新建尉籍上有能聲捕

盜如律當更選辭不就再調臨安府錄事叅軍有剽  
捨兒者聚群惡少日酣飲為狂不遜語邏者以聞下  
府屬吏法當悉坐誅公謂以醉飽語言殺人非盛世  
事請坐其首餘以註記決遣府尹懼不敢從公徑以  
白御史晁公武晁是之再以公語告上 詔止僂其  
首一人餘皆從公請從坐前事斥人有勉之進者公  
曰仕止久速命也吾位 奚求即城南廣利僧舍脩葺  
老木間誅茅結屋日然 書其中時晦庵南軒東萊三  
先生倡道東南公書明 還往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  
大原與經世切務既却 為勅局官旋特命改秩人謂

公且用矣尋復坐張說斥故事刪定官起廢為貳不  
為守公之復起也上特命知信陽軍信陽並邊孤壘  
地犬牙入虜境中興後捐租絮予民賴以蘇息至是  
版曹欲起輸公不埃對先馳書廟堂爭其不可及造  
闕屢請東閣門輒引卻改添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  
秩滿丐閒上獨識其姓名曰是久棄者朕念之宜與  
近次即遣知吉州諫官陳賈以舊事詆公改荆門軍  
辭主管仙都觀知汀州汀俗素慄悍有官黃者屢  
殺人不就執至是賈聚幾千人公曰玩寇賜誅何以  
為即然官軍素曉與外民賴則易使蒙民論

楊彬者願自效因授以計畫俄生獲呂黃三公隱  
朝請誅之以警後而命楊彬以官帥怒不先白已誣  
公不受令且害彬功朝廷知汀事本末察帥誣覓官  
彬承節即公賴以免盜既平悉蠲下三等逋賦出所  
積代其輸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對言以正  
心術為脩身之本別賢佞為立國之本遂貪賊為愛  
民之本上嘉納至鄂以疾請祠改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祐觀明年起公提舉江東常平未拜疾浸棘命  
諸子前訓以居官當先廉退處家務崇儉約紹熙辛  
亥三月朔終于家年五十有九積官朝散即公為人

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與人交落落不苟合以故知  
公者少媚疾者多賴遭值聖明屢貽輒奮晚年付以  
蜀節蓋將駸駸用而疾乘之命也夫公之學以中庸  
大學為宗以濂洛諸先生之言為法居官王雪自特  
終其身奇家浮屠氏囊褚蕭然唯圖書文物而已娶  
趙氏贈安人繼毛氏封安三子某今為某官慶澤慶  
流四女某官折思齊某官魏泌又某人其壻也孫某  
某某年某月葬公于耿山之原某自兒時熟公名寶  
慶初元孝穎來主浦城簿始得公弟吏部郎所為行  
述讀之吏部諱禹圭亦端直士其言可信不誣孝穎

屬予志其墓辭弗獲迺為之銘曰

嶷嶷祝公允毅且仁直道而行孰識其真獨知  
公者以為當今之古人有崇茲山是維其墓清  
風如存過者必下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文公  
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  
知修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謫去相位歸卧里  
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存亡之故盡在史書  
汝其熟復之方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

讀書過眼輒成誦落筆娓娓驚人遇事剴然終始  
出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轉之  
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終身所  
不離訓典中涵而飲之日有所滋操而化之月有所  
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專不  
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稱道者是豈非學之力與  
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又果然與公初授承務  
如監中徽廟忠定薨衡陽公泣血痛憤如不欲生終  
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沒伯氏陸哭之公疾不能言  
獨為詩以餞辭氣激烈蕭山顧嘉泰初忠定

秩先安多貽書勉之仕途謫選得金書復判判官歲  
久早有老兵終自焚以致兩公白守謂狂恠惑衆不  
可從開禧邊疆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  
虜所從入與我之所以制虜者後多不能易添差通  
判信州會 天子誅權臣群憚以次繼息書卹典繼  
下公與伯氏議請先直誣枉改謗史不當徒被龍光  
伯氏以聞果得請郡有獄久不決公一訊得其情人  
大權服知桂陽軍陸辭請募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  
之黨賦北來人田以減州郡之蠹會柳冠寇暴作桂陽  
其唇齒地公疾驅至官民有冤許有直不以次第拘

公謂柳桂諸峒雖名佯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  
越在位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  
授選士之有學行者二人以孝經論孟授峒子弟每  
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三十  
年諸峒皆將化為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賊俗多不  
舉子公放忠定行於閩者因其俗損益之命舉子條  
約復豐積倉舊儲為石萬民賴其利至今先是公以  
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  
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  
湖南羨丁禁立私社以社姦民鳩聚之漸知郡武軍

翁縣有以大囚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審鞫  
果得寃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報  
公取舊牘審閱迺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則以  
忿于刑獄使者使者為忿于朝得減論提奉福建市  
舶蕪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貨至則使者郡太  
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買實不給一錢蠟珠  
象齒通犀翠羽沈腦薰陸諸珍惟物太平落官吏手  
媚權近飾妻妾眠以為常而賈胡之術究茹若撫膺  
啜泣者弗恤也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絕郡赤  
立不可為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刻礪

前弊罷和買鑄重征期年至者再倍一年而三倍矣  
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省六曹吏皆廢  
滿公曰吾不能廢以脂膏以市寵悉罷弗遣知邵州  
取諸實寬猛有則不肯用狙譎小數卒以帖服知西  
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可一繩以法其有不  
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  
知自重少犯法知吉州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都官例  
不何明事吏以成贖進報涉筆為書公曰即若是安  
用我輩必窮於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  
遷吏部郎主山向書東銓進對力言職吏之害以為財

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怨結則思  
方其贖貨之始為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之餘貽害  
遂致莫極惟明聖中諭內自朝廷之上暨于百  
司庶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源外而監司郡  
守必擇風節必任蕪平俾相糾察以澄其流如是則  
上有黃儉正直之風下無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  
征既息田野之生理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  
州縣以舉罔民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  
法當籍者自銖而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于安邊所  
使為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津

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為書以進 孝宗嘉歎  
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為奏議一書  
上自君道以達庶事內自官禁以及邊防微而性命  
道德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 詔經筵官  
於進講之際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特垂 乙覽  
上曰朕常日自視公喜且賀銓曹積蠹久公一裁以  
法有嘗令御史坐贓濫斥者適詣選公疏其宿負力  
沮之前從臣李沐乞奉補公謂沐在慶元為首既之  
人而優老廷賞與名待從不異非朝廷甄別淑慝意  
則具白寢其命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繇地接

親力請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盱  
撫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既而  
王師次第集群盜亦輸欵請降而公疾不可支矣既  
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飢甚猶自力以出振糶之  
始至葦路載塗公命發郡庾移隣粟選官屬之材者  
涖其事雖憊卧一榻矻矻區畫不少休家人有諫止  
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  
府崇禧觀又以朝散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  
月十有七日終于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  
世本儒生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攝落豪習平

君自勵如玉雪不忍秋 點污自篤行公以純孝聞  
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歿已孺  
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定君喪時  
聞者嗟美忠定常書公庶勤怒四說遺所親公在邵  
為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庶則無利心  
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宦於所至  
有先世遺蹟必表章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  
山復翠密舊亭于西湖上皆忠定棠陰所在也平生  
尊慕正學在昭武則建濂溪河南橫渠晦庵五先生  
祠在邵陽則別像濂溪於堂而併其不可並祠者

自以名在屬籍愧上宗國不少忘聞 朝廷有善政  
佳事輒懽快弗自勝否亦輦蹙終日尤惡邪諂士言  
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欽遲之不哀自少為  
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趣參政溫陵曾公  
嘗叙其文謂無一點膏梁氣所與賡倡若章榘昌甫  
北山陳膚仲皆當世名流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談  
史髓節齋聞記等藏于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  
卒贈宜人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恬廸功即新江州  
德化縣主簿必性女必姜婦承奉即真志道孫良淳  
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冕山之勝葺亭

榭執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于山之麓卒  
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之一  
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節公寔似  
乎其先然而庶不至劇峭不至刻間奚以然曰  
學之力遺安有堂龐公是師咨爾後人勿替引  
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